

人口問題論丛

3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

四川大学

学报丛刊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七九年第三辑

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 编辑
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
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印刷厂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定价：0.50元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丛刊第三辑 人口问题论丛目录

加速繁荣人口理论科学（座谈纪要）

.....	吴斐丹 何自强	孙敬之 曹明国	刘 靖 杨德清	张乐群 邬沧萍	刘洪康 张纯元	(2)
-------	---------	---------	---------	---------	---------	-----

向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进军	刘 靖	(10)
--------------	-------	-----	------

研究人口理论 控制人口增长	吴斐丹	(18)
---------------	-------	-----	------

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几次论战	田雪原	(26)
---------------------	-------	-----	------

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	刘洪康	(34)
--------------------------	-------	-----	------

推行只生一胎是削平生育高峰的有效途径	周光复	(40)
--------------------	-------	-----	------

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出路	赵世利	(46)
--------------	-------	-----	------

人尽其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核心	张文贤	(52)
------------------	-------	-----	------

提高人口质量与加快四化建设

——兼评资产阶级的人口质量论	冯绍湘	(58)
----------------	-------	-----	------

旧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思想浅说	李世平	(63)
----------------	-------	-----	------

中国历史上人口理论和人口问题对策述略	谢忠梁	(70)
--------------------	-------	-----	------

四川人口发展史的几个问题	郑子尚	(77)
--------------	-------	-----	------

印度人口概况	尹协祚	(82)
--------	-------	-----	------

美国人口学者论人口研究

——D.J.布格《人口》一文简介	张世文编译	(89)
------------------	-------	-------	------

论人口控制 [美]R.O.格里普	张世文摘译	(98)
-------	------------------	-------	------

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修订稿）

——兼及历代耕地面积小记	谢忠梁	(104)
--------------	-------	-----	-------

补白 中国第一部人口学著作

——《乙丙日记》	卢仁喜	(81)
----------	-------	-----	------

·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目录	(51)
-----------------------------	-------	------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丛刊第三辑 人口问题论丛目录

加速繁荣人口理论科学（座谈纪要）

.....	吴斐丹 何自强	孙敬之 曹明国	刘 靖 杨德清	张乐群 邬沧萍	刘洪康 张纯元	(2)
-------	---------	---------	---------	---------	---------	-----

向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进军	刘 靖	(10)
--------------	-------	-----	------

研究人口理论 控制人口增长	吴斐丹	(18)
---------------	-------	-----	------

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几次论战	田雪原	(26)
---------------------	-------	-----	------

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	刘洪康	(34)
--------------------------	-------	-----	------

推行只生一胎是削平生育高峰的有效途径	周光复	(40)
--------------------	-------	-----	------

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出路	赵世利	(46)
--------------	-------	-----	------

人尽其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核心	张文贤	(52)
------------------	-------	-----	------

提高人口质量与加快四化建设

——兼评资产阶级的人口质量论	冯绍湘	(58)
----------------	-------	-----	------

旧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思想浅说	李世平	(63)
----------------	-------	-----	------

中国历史上人口理论和人口问题对策述略	谢忠梁	(70)
--------------------	-------	-----	------

四川人口发展史的几个问题	郑子尚	(77)
--------------	-------	-----	------

印度人口概况	尹协祚	(82)
--------	-------	-----	------

美国人口学者论人口研究

——D.J.布格《人口》一文简介	张世文编译	(89)
------------------	-------	-------	------

论人口控制	[美]R.O.格里普	张世文摘译	(98)
-------	-------	------------	-------	------

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修订稿)	谢忠梁	(104)
----------------	-------	-----	-------

——兼及历代耕地面积小记	谢忠梁	(104)
--------------	-------	-----	-------

补白 中国第一部人口学著作	卢仁喜	(81)
---------------	-------	-----	------

——《乙丙日记》	卢仁喜	(81)
----------	-------	-----	------

·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目录	(51)
-----------------------------	-------	------

加速繁荣人口理论科学

(座谈纪要)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刊编辑部邀请参加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的部分代表，就如何加速繁荣我国人口理论科学的问题，举行了学术座谈。现将他们的发言按次摘要发表。

吴定丹

(上海人口研究会干事长、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现在世界公认，我们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联合国的代表前一个月到上海来，讲到世界计划生育工作，有些地区做得不错，但与中国比起来，差得远。我们在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革命老前辈的领导下，的确做了很多工作。我对联合国的代表说，我们中国搞计划生育与人家有个很大的不同，人家都是在经济很困难的时候开始计划生育，就是在失业、经济危机很快要来，救贫没有办法的时候，搞计划生育。我们中国提出计划生育是在一九五六年。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提出要计划生育。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解放后，生活安定，结婚的多了，医药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加很多。在经济好的时候，想到未来，需要计划生育。党和毛主席对这件工作很慎重，先是有重点地试行，差不多经过十几年，才进一步推广。今年，计划生育法已经起草好，这件事是有世界意义的。

今后的任务很重。计划生育法经过多次

讨论、修改，但执行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各种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很大，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同，很复杂。今后如何进一步搞好？第一，要搞人口调查、人口统计。先要搞好人口普查的试点，这是人口理论研究的基础。第二，关于人口理论的研究，几次讨论会上，提出意见很多，现在还在争论。但马上要设人口学系，要招生，要出书，一些基本问题不能老是争论不休。如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到底如何提？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现在也有争论，但要编一本书，就要比较深入地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编书的时候，都要肯定下来。又如关于人口政策，应尽快肯定下来，要花点力气。至于人口史、人口思想史，我感到问题不大。但许多具体问题，人口统计等，则是马上要做的。关于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作为将来人口学的内容，恐怕要有个比较统一的看法。

孙敬之

(北京人口学会会长、北京经济学院教授)

全国的两次人口讨论会我都参加了。这次比过去有很多优点，有很大发展：思想解

放，敢想、敢说，畅所欲言，提出很多新问题，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上次开会一般地谈人口规律，这不是缺点，因为刚开始。这次把人口规律和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转移到经济方面来了。可以从许多方面研究人口问题，我是从经济地理学方面注意得多，可能有片面性。我认为，一切人口问题的发展变化，都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变化。因此，要想解释人口问题，分析人口问题，也非要从经济方面着手不可，这是今后人口学研究发展的很主要的方向。

刘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负责人)

对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当然，我们说严重，并不是丧失信心、悲观。问题在于要有一个足够的估计，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这样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措施。不然的话，我们对问题的估计可能不准确。

至于具体工作，如我国人口发展的规模、生一胎的比例，是需要具体探讨的问题。我想谈的是，我国人口问题在现阶段的特点和解决的途径。

我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的生产力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我们缺一个历史阶段，没有资本主义阶段，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象马克思所提出的按照五种生产方式那样典型的发展。我国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成功的，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但我们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低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完成的工业化过程，我们并没有完成。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被排挤出

来，转化为城市人口、工业人口。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机器的使用，劳动力相对地被排挤出来。现在我们国家处在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农业人口变化为非农业人口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八亿农民，不能老是三亿劳动力搞饭吃。技术一应用到农业，相当多的劳动力一定被排挤出来。机器代替劳动力固然是好，剩下的劳动力没有事干也是个问题。

资本主义工业化时，城市工业发展没有劳动力，甚至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让农民脱离土地，转化为自由工人。我们现在不是这个状态。在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肯定要转为非农业劳动力，劳动力相对于生产资料是很多的。另外，由于解放后三十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在二千万以上，八十年代最高的年份要达到二千六百万，一般情况农村二千万，城市三百多万。这么多的劳动力往哪儿使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确面临着劳动力过多的问题。而劳动力过多的产生，一方面来自生产力落后，现在我们要用新的技术改造旧的国民经济，必然会使劳动力节约；另一方面来自新增劳动力，两方面的压力进入劳动市场，要有活干，要各尽所能。这样的问题的产生是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解决的办法，不外乎一是发挥人口优势，现有的劳动力，你不能把它消灭掉，要充分利用人多的优点，人多还是有优点嘛，劳动力便宜，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日本最初发家就是靠劳动力便宜，它的工资很低，它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很强。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劳动力，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另外，在国内也是一样，怎么样把各行各业发展起来，不搞“单打一”，特别是技术装备低的、使用劳动力多的部门，用少量的投资，使有劳动能

力的人口就业，充分发挥劳动力多的优势，发展经济，这是对现有人口来讲。

对未来来讲，就是要控制人口，不然有什么办法？只有少生一点，将来教育、就业都好安排。现在我国劳动力多，到目前为止，每年净增的人口还是多，对这两个“多”还得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它的解决对策，一是要发挥人口优势，发展生产力，在技术装备上要适合我们中国的特点，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技术政策、发展生产的政策，要和经济落后、人口众多这两个特点相适应，解决现有劳动力的就业和青年人的升学等问题。二是要解决我们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减少一点，逐步地减少一些，那只有控制人口。

我觉得，在四个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大力宣传，同时，对解决的途径作科学的探讨。

张乐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

我们人口研究工作者当前面临着什么任务？人口这个问题，要研究，是个“热门”，大家都来，蓬蓬勃勃地发展。历史新时期提出这个问题，是实践中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做人口研究工作的要面对这个实际问题，从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人口研究工作者碰到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口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口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一般地谈还不够，要把具体的形势突出一点。我国人口三十年的形势就是：五十年代人口的发展是个高潮，因为解放后人民生活改善了，医药卫生条件改善了，死亡率大大降低。五十年代的高潮中出生的人，到现在刚进入生育年龄，一九五二年出生的人到现在就是二十六、七

岁，二十七、八岁，这个高潮要持续十来年。（刘铮：除了有几年进入婚龄的是九百万对以外，其余都在一千万对以上。）这是个总的形势，是个高峰，这是人口的趋势。

再看看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的趋势。恰恰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经济是个低潮。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青年犯罪问题等，不稳定的因素在上升。人口高峰一来，经济适应不上，社会适应不上，当然，不是说这就不得了。但是，历史趋势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办？现有的要就业，发挥生产的作用，发挥得好一点；将来的嘛，少生，要求我们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控制人口怎么办？不计划生育怎么办？我觉得要从历史发展的这个迫切性、严重性来看问题。这就值得我们的人口研究工作者在这样的形势下付出一点精力，作出一点贡献。这是一个历史任务，也是个战略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意识、上层建筑的伟大变革。我们处在伟大变革的时代，要大力降低人口，推行计划生育。如果不这样理解，就不能了解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

四川的经验有很重要的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一点二一下降到千分之六点零六，这是历史上空前的。四川的经验是个成熟的经验。首先是党的领导，四川省委抓得很好，一层一层地抓下去。

按照我的理解，四川的人口是很有规律地降下来的，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抓多胎率的降低，二、三年之间，三、四年之间，男的、女的施行绝育手术的就有一千几百万，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这一来，刹住了多胎，解决了问题。第二阶段，抓计划生育率。江津的人口已下降了很多，但发现人口的计划生育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没有计划的占了百分之八十，潜力很大，于是就抓这

个。各县从点到面普及，抓计划生育率。第三阶段，接下去就抓一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一抓，人口降下来很多。所以，四川从抓多胎率——抓计划生育率——抓一胎，这样下去，没有好大的波动。

四川的经验得很好地介绍，很好地宣传，什邡、江津，都有具体的经验，很有说服力。四川大学成立了人口研究所，希望更进一步把这些经验补充发展。

总之，第一，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战略形势；第二，我们已有四川经验；第三，我们现在又组织起队伍来了。所以，情况是很乐观的，我们人口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看清这个形势。

刘洪鹿（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

一门科学的发展，是

由于实践的需要。实践提出了要求，很多问题要你从理论上回答，你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反转来又去指导这个实践，确确实实是如此。

研究人口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多”又不是一般的多。不从这个实际出发，讲的道理就说服不了人。如：人多，你敢不敢承认？你说生产发展不快，四川的粮食基本上还是年年增产，但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五七的人平口粮还少二十几斤，不是粮食没有增产，而是因为人多了，那就是增产不增收嘛！（刘铮：增产也增人。）增产也增人嘛，水涨船高，增产的都吃光了。

人口不加控制，人民生活要改善，经济要高速发展，都是空话。我的观点是，现在控制人口，把人口降下去，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日子就不好过。

很显然，人口太多对四个现代化起着严重的障碍作用，是很大的绊脚石，拖在那里，腿动不了嘛！你不把这个题解决，怎

么能快步前进呢？所以，一定要从中国这个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口问题，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另外，我们搞人口研究的，一定要和搞计划生育的部门密切地结合，我们不同他们密切结合，我们的人口研究也会是无的放矢的。关起门来是不行的，一定要出去，下去跑，自己硬是要得到第一手的材料，掌握感性的东西。例如，关于生二胎的问题，我们起初以为很困难，恐怕群众受不了。但是到大邑县去了解，到公社、大队、生产队，找妇女队长、社员亲自谈一谈，各种类型的，有赞成的、中间的、思想不通的，都找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听了以后，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道理都很清楚，愿意只生一个。出去走一走很有好处，关在家里不行。

何闻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研究人口理论，重点是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口理论；从事实际工作的也应立足于本地，立足于本国。但对外国的东西，不管是从理论方面，或者是从实际工作方法、措施方面，也有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当然，更多的是要加以批判的。

在国外有些新的提法、新的发展。比如，他们在七十年代以来，在大学的经济系开设一些课程，它不叫人口学，但实际上是一些人口理论方面的一些课程。有一门叫做《环境经济管理学》，包括环境、经济、经济管理。这是一门挺“热门”的课程，有它的教科书，学一个学期，至多不超过一年。换句话说，现代的人口学，是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包括环境科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或地理学）、经济，还包括管理（经济技术）。实际上，既包括经济学，又包括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甚至包括其他自然科学，生态学等。

所以，作为综合大学，象四川大学，是很有条件搞人口研究的。因为它有各方面的学科可以互相配合。刚才谈的《环境经济管理学》课程，有一本主要的参考书：《人口·资源·环境》。据说，这是美国在大学经济系讲人口的必读的教科书。其实是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都在里面。这是不是大杂烩？不是。它还是自成体系的。书的内容我不详细说了，仅就它的结论谈谈我的理解。我的意思是，通过它的结论，可以看到美国的人口科学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它的结论是：

第一，根据当前的技术条件和人类行为的模式（格局），目前地球上严重的人口过多。

第二，人口数量绝对值的增大，以及人口增长率的高，成为解决人类问题的主要障碍。

第三，人类用传统的方法来生产食物的能力，已经几乎达到极限。由于供给、分配这两者产生的问题，使人类大约有一半陷于营养不足的状况，每年处于饥饿的有一千万到二千万人。（把贫穷、死亡、饥饿的原因都归结为人口，这明显地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第四，要进一步增加粮食的生产，必然导致环境的加速污染，反过来，又会使地球上生产粮食的能力降低，看来，这个星球养活人类的能力永久性地受到损害。

第五，人口数目的增长使发生全球性的致命的传染病或一场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大，这两种的任何一种可导致人类文明或人类本身的毁灭。

第六，面对人口、粮食、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三角关系所形成的危机而发生的复杂问题，在技术上并没有万能良药。

作者说，上述结论是悲观的，但不是说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的理想的有远见的计

划，虽然不一定能得到解决。出路何在呢？他说：

第一，人口控制是绝对必要的。当然，人口在这个星球上不是唯一的祸害；但任何祸害的控制都离不开它，你不控制人口，别的祸害怎么控制也是白费。

第二，加强政治压力，要有政府立法，来使人口减少得以实现，并使之深入到基层群众当中。

第三，首先应在美国实行减缓发展，以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世界资源相一致。需要设计出一种低消费的稳定经济，在国内和国际间重新使财富得到较平均的分配。（这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改良主义的。）

第四，把上述第三点推广到其他的发达国家。

第五，美国应该创造一种新政策，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改变对政府以至整个世界的失望的思想。（因为在美，在西方，有许多在人口问题上的悲观论点。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致词中说：“未来是一个残忍的骗局，我所能做的最人道主义的事，就是不要生一个孩子。对这一点，我深感悲哀。”他们要创造一种新政策，使青年人恢复信心。）

第六，需要建立一种理想的目的和选举合适的领导人物。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把大意提一提，因为我觉得美国当代在人口理论方面和实际人口工作中，有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一方面我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另一方面，对国外形形色色的、广泛流行的错误观点，起码要有一部分人口理论工作者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孙敬之：那个大学毕业生的致词还不是最悲观的观点，最悲观的是：将来一切资源都用完了，没有办法了，人类要消灭，最后统治世界的是耗子，耗子是地球上的主人。）

曹明因

(吉林大学人口研究室负责人)

我觉得我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生产发展和人口不适应，有矛盾。具体表现为人口数量与生产不适应，特别要强调的是人口质量与生产不适应。现在大量讲的是数量问题，而对质量问题强调不够。数量多，质量比较低，都有矛盾，这就是中国人口的现实。

人口数量多和生产有矛盾，怎么办？控制数量，把人口降下来；质量问题怎么解决？尽快发展教育，培养专家，不这么解决不行。日本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质量问题要看成生产问题，发掘人类头脑财富的问题，生产出高、精、尖产品，变成物质财富。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勤奋的，加上社会主义优越性，会比日本搞得更快。解决人口质量问题很重要，过去不准谈，现在是谈了，但谈得还不够，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数量控制了，不提高质量不行。我们现在有新文盲，专家还不够，这个问题不解决，生产就发展不上来，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人口质量。我的意思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控制人口数量，迅速提高人口质量，这样完全可以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日本那样的资源、土地、人口、民族状况能解决人口问题，我们中国土地面积大，资源丰富，人民聪明、勤劳、勇敢，加在一起，完全可以解决得比他们好，我是充满了信心的。

杨海生

(河北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

当前，在人口理论方面，有条件把我国人口学建立起来，一是思想比较解放，一是人口数字比较全面（还要普查公布），各地也有很多资料，加上有这几年的经验，可以建立完整的人口学。

人口学研究什么呢？应该是研究人口过程中的矛盾，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包括生存，又包括发展，这是人口问题的全部。现在有些提法把人口问题看得很窄，人口问题好象就是研究人口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好象就是计划生育问题。这样，把人口理论研究限在计划生育框框里头，人口学就不好发展了。

根据这个概念，我国人口问题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该是现有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是我们近十亿人口日子怎么过？怎么生存？生存条件是什么？我国人口多，就业难，最后落脚点还是吃饭有困难。所以，当前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现有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那么，我们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发展生产，解决好十亿人口的生存，也就是不断改善十亿人口的生活。那么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放在什么地位呢？它是人口发展问题里的一个问题。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是我们计划生育里的当务之急；但决不是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善十亿人口的生活。

这里是不是贬低计划生育的位置呢？一点也不。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就它范围来讲，仅仅是解决人口问题里面的一部分，从动态来看，计划生育只解决发展的问题，不解决当前人口的生存条件问题。当然，计划生育搞好了，对当前的人民的生活也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马上把人口降下来，国家、家庭的负担就可减轻。但计划生育主要是为将来我们的后代过好日子创造条件。“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计划生育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当前人们的生活问题。计划生育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在于控制人口，可以促进生产，可以为四个现代化创造条件。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主要矛盾不是计划生育。因为人口问题产生并不只是因为人多，

我国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人口问题，数量多少，仅仅是一个原因，根本原因是经济。因此，解决这个矛盾也不能用人口问题去解决人口问题，只能用经济问题去解决人口问题。给马寅初平反的时候，马老先生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要赶快发展生产”，这是很深刻的。

鄧渝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负责人）

我今天以特别兴奋的心情参加这个会，看到我们有很多同行。过去感到搞人口研究是孤家寡人，有人还说搞我们这一行是“踩钢丝”，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兄弟院校不但要搞人口理论，而且要成立人口研究所，所以，我今天感到热呼呼的，不知同志们有没有这样想。（曹明国：有共同感觉！）

还使我感到兴奋的是，今天我到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来谈人口问题，不仅如此，而且四川控制人口的工作抓得快，在战略上说，对国家、对四个现代化贡献很大。我不敢说，我们中国将来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是控制人口，起码是很重要的方面，我敢肯定。（曹明国：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现在在讨论生产目的，也可以从发展人口的目的来讲，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我们的人要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过着文明幸福的生活。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需要的人口数量和质量，我认为人口降低的速度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越快越好。有人耽心生一胎，会不会引起今后人口“老化”，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但应想到，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两利之间只能取重的，两害之间只能取轻的，也就是选择最优方案；今天的最优方案就是：生产尽快上去，人口尽快下来。

我们提出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相适应，怎么才算适应？有人说，只有经济发展超过人口发展才叫相适应。我看这个标准对我们国家不适用。解放后，我们的生产发展比人口发展高一倍到二倍，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人口增长百分之二，生产发展比人口发展快，仅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找出更明确的标志，就是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能够持续地高速度增长。这就要求生产高速度发展，同时要求人口大力控制。应该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目标达到以前，不用耽心人口下降“过急”、“过头”等等，要大力宣传控制人口。（曹明国：特别是农村，现在还有死角，什么“极左”、“过头”！）当然，我们的宣传应该正确、全面。

張德元

（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我想谈三个问题，就教于在座的老师、各位专家教授。

一、人口理论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人口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生物学、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人口本身也牵涉到数量、质量、性别、年龄构成、分布等等，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对这样一门科学，就是花毕生精力，也不一定能研究到很理想的深度。

人口学研究什么？首先，有一个对人口总体的研究，它牵涉到各方面的问题，这可以建立一门人口学概论。同时，就某一方面都可以建立某一方面的人口学：对人的生育规律的研究，可以建立人口生物学；对于人和地理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可以建立人口地理学；对于人口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考察，可以建立人口教育学；对人口与社会经

济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可以建立人口经济学；对人口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联系，可建立人口社会学；对人口本身量的变化研究，可建立人口统计学。可见，人口学不是没有什么可研究，而是大有学问，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研究。

二、研究的方法。

在某些方面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数学、系统工程等等，但在很多方面，则都需要运用马克思告诉我们的科学的抽象法。就是说，对人口某一方面的研究，可以把他其他问题都抽象掉，专门就某一问题，把它放在纯粹的地位加以考察，把它的内在关系揭露出来，发现它的规律，然后把和它有联系的现象加进去，综合进去，把它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加以阐明，这样，才能建立起人口学的理论体系。

三、必须正确加强人口理论的宣传工作。

过去，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没有正确的阐明，宣传的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歪曲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东西。不管是当作马克思主义正面的观点来宣传也好，或者是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如马尔萨斯）的批判也好，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而这样一些错误观点至今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里还占相当的地位，也就是说，过去片面宣传的流毒没有肃清。因此，对计划生育问题、人口问题、两种生产一起抓的问题不很理解。要肃清过去宣传的余毒，必须大力宣传我们经过研究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解

决中国人口问题，不是哪个领导的问题，也不是搞人口理论工作同志的问题，而是我们九亿七千万人共同的事业，共同的问题。因此，应该使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家喻户晓。我们呼吁，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宣传。

最后，刘铮作了补充发言。

从人口学的发展来讲，怎样更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提出，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你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呢？这就是实践中提出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另外，我们过去在宣传中讲人主要是生产者，其次是消费者，是对立统一体。既然生产大于消费，为什么要控制呢？这都是人民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要求你回答。我看能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就是理论。

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一定能形成一门科学的人口学。把一个一个实践中的问题回答了，然后上升为理论，就是科学。当然，不能搞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现在做的是对的。我们要经过科学的分析，这个做法是对的，就坚持；经过调查研究，不对的，该否定的就否定，该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七分是对的就肯定七分，三分是对的就肯定三分，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人口学的发展一定能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

（本刊根据录音整理）

向人口自然增长率率为零进军

刘 铮

我国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千分之十二点零五，在发展中国家属于最低国，比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绩最大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千分之十三（一九七七年）还低。实现控制百分之一的目标已指日可待，逐步接近发达国家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解放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经过建国以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类型阶段，现已开始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类型阶段。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用这样短的时间实现了这个伟大的转变，不能不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归功于我们有一条正确的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及相应的具体政策（如果三十年中间没有严重干扰和挫折，这个转变实现得会更快更好更理想）。现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率阶段，而我们已开始接近三低人口再生产类型；西方花了近百年时间才实现了这一转变，相比之下，更可看出，只要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要展望未来，要严肃考虑今后人口发展方向和目标。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现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较高，还必须大力控制，应以零度增长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这是因为：

一、我国人口基数特大，每增加百分之一就是一个庞大的绝对值。我国现在年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并不算高，但由于总人口高达九亿五千多万，一九七八年净增人口数高达一千一百四十七万人，与五十年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人左右相比，净增人口数还未降下来。我们现在一年增加人口数除略低于印度一千二百多万人外，高于所有国家，为苏联七十年代平均每年净增二百三十万的五倍，为美国平均每年一百六十万的七倍，为日本一百五十万的八倍。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增长下去，到廿世纪末，人口总数将达到十三亿，比现在又增加三点多亿。

二、人口年龄构成轻，十五岁以下占百分之三十五，还未摆脱增加型人口的模式。如果女孩结婚年龄全部按二十二岁考虑，由于过去人口增长太快，二十一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即约四点八亿，他们在本世纪末将陆续进入结婚生育年龄，可结成二点四亿对夫妇，平均每年一千万对左右。即使完全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小孩，到本世纪末总人口将为十二亿。

人口总数特大，人口年龄构成又轻，如不继续严格控制，人口总数将更为庞大，这就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这种人口状况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极不相称。表现为：

一、人口的经济结构极为落后。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在农村，几亿人搞饭吃，社会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积累额也很低。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很小。如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大部分人从事工业、交通运输等生产，社会劳动生产率较高，每个劳动力提供的积累额也高。应该指出，人口经济结构不是一个简单人口结构百分比问题，而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现代化程度、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的综合性指标。

二、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首先表现为作为人民生活基本来源的农业、轻工业发展和人口发展的比例失调。造成这种比例失调的原因，除农业、轻工业本身投资不足、发展速度慢之外，在我国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口增长快。其次表现为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就业问题还是国民经济生产安排中一个重要问题。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平均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高达二千三百万，其中农村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近二千万。由于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取得了效果，一九九〇年以后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有所减少，但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平均每年仍高达一千六百万。

三、我国人口总数占世界第一位，而按人平均国民收入占第一百一十位以后，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不是一般的低，而是低很多倍。显然，今天我国从人口上看是一个大国，从经济上看还是一个弱国。这种经济弱国和我国社会主义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显然，在这种人口状况下，人口任何进一步增长都不利于改变上述人口与经济的不适应情况。当然要改变人口和四个现代化极不相称的根本途径，是严格遵照客观规律办事，有计划按比例地、持久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但是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并逐步做到人口增长为零也是必须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

我国人口经济结构落后，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主要是生产力发展不足所引起。而出生率高，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所导致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反映。三十年来的经验说明，忘记了和离开了发展生产力搞阶级斗争，有百害无一利。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我们才有解决各种问题的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发展了，人口控制问题也易于解决。但是，在我国具体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生产力发展后人口自然增长率自发地下降。这样做，人口更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结果必将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坚决地最大限度地继续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使之逐步接近于零，是一项必须采取的战略措施，决不能把发展生产力和控制人口增长对立起来。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不仅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还主张降到零，甚至可以进一步降到负增长，尔后稳定在一个理想的水平上。这样主张，会不会陷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泥潭中呢？资产阶级人口学家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怕人多，如果搞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就是马尔萨斯的主张，这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我们控制人口增长并主张向零进军，其立足点并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原理，两者的立论基础与维护的阶级利益都不同，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含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谁主张增殖人口，谁主张控制人口，而在于如何认识和分析人口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人口问

题上。在资产阶级人口学说中，除马尔萨斯大肆叫嚷控制人口的主张外，主张增殖人口论者也大有人在。在封建主义思想家内部，多数人主张增殖人口，也有主张控制人口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过，人口数量增多到为其规定一个限度的抽象可能性是存在的，要实现有计划控制，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做到。我们主张控制人口使之下降到零，是从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这一历史唯物论原理出发的。我们主张各个国家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确定人口增长的目标和政策。马尔萨斯主义者则从人口决定论出发，认为劳动人口的增长过快是资本主义产生失业、贫困、饥饿的根源，工人的贫困在于自身的繁殖上，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工人自身减少生育，从而大肆宣传控制人口增长。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才能自觉地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和经济的比例关系，并使之沿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马尔萨斯主义者则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是解决人口和经济相适应的最好的制度，它可以通过贫穷、饥饿使工人限制生育，资本主义是自动调节器。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影响作用的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人口自然增长率向零进军，这与马尔萨斯主义毫不相干。

有的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技术构成不断提高规律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完全可以解决人口增加、劳动力增多带来的问题。并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通过缩短工作周、工作日，增加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时间，使人类得到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坚决控制人口增长总是怕人多的反映，总是社会主义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的反映。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完全忘记了我国劳动生产率很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都比较困难，更谈不到能有更多的产品用于维持自由时间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人口愈多，劳动力愈多，与生产发展愈不适应，就必将推迟创造自由时间的物质条件。控制人口增长恰恰有利于创造现有人口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们控制人口增长是为了解决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和人类自身生产无政府的矛盾，使两者发展相适应。而且，离开生产力发展，离开社会主义要培养社会所有成员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正确目标，盲目地增长人口，并将其作为自我目的，片面地宣扬不怕人多，人愈多愈好，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把控制人口增长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人口问题的反映是不正确的。我们主张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人口降到零度增长，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必须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向人口自然增长率零进军，困难还是很大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我国死亡率很低，目前仅有千分之六——七，比美国千分之八点九、苏联的千分之九点三都低（一九七五年数字）。要使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唯一的途径是进一步控制妇女生育率，使人口出生率比欧、美、日水平还要低。

二、如前所述，由于过去人口增长快，现有人口构成年轻，未来育龄人群比重大，绝对数多，进入婚龄女性人口有增多趋势，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年份	相当于1980年的%	年份	相当于1980年的%	年份	相当于1980年的%
1980	100	1987	133	1994	118
1981	87	1988	123	1995	108
1982	70	1989	120	1996	88
1983	79	1990	136	1997	85
1984	130	1991	130	1998	96
1985	158	1992	134	1999	90
1986	135	1993	126	2000	90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四年十一年间，每年进入婚龄生育期的妇女呈上升趋势，都在一千万以上，一九九五年后开始低于一九八〇年，但也在八百万以上。这样庞大的育龄人群，又加上人口出生率已降到千分之十八多，再进一步降低出生率，其难度完全可以想象而知。

当前，要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必须坚决杜绝生三个。一些控制人口增长好的省、市，多生（指两个以上）占很小的比例，作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持续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上海、北京出生率较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控制在千分之六以下，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多生率很低。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杜绝多生，人口出生率将有明显下降。但是，要力争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必须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子女上来。假定，在杜绝多生的条件下，逐步扩大只生一个子女的比例，到八十年代中期，城市大部分（百分之八十）夫妇，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夫妇只生一个小孩，估计人口出生率将比普遍生育两个子女的出生率降低千分之三左右。显然，这将会使全国人口出生率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普遍生两个子女只能勉强维持简单人口再生产，提倡和推广生一个，人口会立即减少，这样对中华民族不利。还有的同志认为，在普遍实现两孩化的前提下，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孩化，人口净再生产率必然低于一，人口会出现危机。我们认为，这些担心和看法既不符合实际，也没有必要。

说它不符合实际，因为这些担心和看法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即只看到了每对夫妇减少生育子女数这一面，没有看到我国现有人口年龄构成，青少年比重较大这一面（这是由于过去人口增长快造成的）。即使完全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平均每年出生婴儿数仍在一千万左右，大大超过每年死亡人数（六百——七百万），因此，从全国看人口总数仍将继续增加。何况我们短期内还根本做不到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出生人数更是大于死亡人数。如果不大力提倡和推广每对夫妇只生一个，我国今后人口增长速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较高，甚至还会出现回升。到本世纪末，人口总数仍将达到十二亿。这样庞大的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对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利，对增加积累改善人民生活也不利，一句话，对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

说人口净再生产率低于一，人口会出现危机也不符合事实。所谓净再生产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生育的能活到育龄期的女婴数。净再生产率低于一，只是意味着未来育

龄妇女人数比现在少，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可怕呢？须知：（一）今后出生的女婴在二十几年以后，才能陆续进入婚姻生育年龄。在此以前，陆续进入生育年龄的是现有的庞大的青少年人群（二十一岁以下）。如前所述，他们婚后即使普遍做到只生一个，人口总数仍继续增加，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不是零。（二）待三十多年后，这批新生女婴进入婚龄生育期后，如果需要增加人口（在我国并不需如此），完全可以通过提高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每对夫妇生两个或两个半）的办法来解决。说净再生产率低于一，必然出现人口危机，忘记了净再生产率只是决定未来出生人数的因素之一（即未来妇女育龄人数）而不是全部。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数，即人口统计学上的所谓负增长，又有什么可怕呢？那时我们的总人口肯定已经超过了十一亿，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减少一些人口能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吗？能丧失我们的国防能力吗？能使我们劳动力不足吗？肯定都不能。当二十几年后，人口自然增长率近于零，人口的发展是维持静止不变，还是适当减少？可以留待以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的科学的判断。但可以断言，从我国人口实际情况出发，人口不宜继续发展。

降低人口出生率，逐步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要抓好城市，更要抓好农村。应该说，重点在农村。这样讲，当然不是忽略或放松城市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

七十年代以来城市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着大幅度下降。一九七八年全国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千分之八点七七，大多数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城市生一个小孩的妇女的比例在稳步提高。城市控制人口增长工作进展快，成效大，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城市居民文化程度高，容易接受节制生育的科学知识；城市育龄夫妇大都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年老退休后，有退休金保证晚年生活，基本上不存在为养儿防老追求生男孩的经济基础；加上城市子女培养费用高，把一个小孩培养到十六岁，估计家庭需要开支近四千七百元，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城市人口出生率较低。但进一步降低城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潜力还很大，一九七八年全国一百九十一个城市中，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但在百分之一点五以下的仍有九十个市，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点五以上的城市也有十九个，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六。两者合计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如果这部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全国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大幅度下降。因此，今后城市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切实抓紧抓好，一是大力提高计划生育率，杜绝计划外生育；二是宣传、提倡、普及只生一个孩子的范围，进一步降低城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争取尽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

杜绝第三个，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是这项工作的重点。因为农村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农村人口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基本上决定于农村。农村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降不下来，城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再低也不能使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根本性的变化。多生率（指超过两个小孩的比率），城市约占百分之十左右，不少城市已接近零，而农村情况则有所不同，多生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因而农村出生率普遍高于城市。北京市农村出生率几乎比城市高一倍。全国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农村人口出生率和城市人口出生率的情况如下：